

国学精粹

庄子二解

(上)

庄子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玄妙奇特；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多用寓言故事，想象丰富，语言瑰丽。他是我国历史上不朽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他传世的《庄子》一书，无论哲学思想还是文学语言，都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



冯家禄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国学精粹

庄子三解

(上)

冯家禄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前 言

《庄子三解》，历时三年余才算竣工。本不欲做这件事，但难却同修好友的盛情，故而不得不做。

《庄子》又名《南华经》，庄子是有名的道家人物，公元前369—前286年生人，战国时的宋国蒙地人氏，有说是今河南省商丘人，有说是今安徽省人。关于庄子的生平，所有讲解《庄子》的书都有介绍，故不再赘述，仅就《庄子》的传世价值问题，发明于下：

一、《庄子》的整个思想，可以说是《道德经》的延伸，内中的许多章节，都是从《道德经》发挥出来的，乃至整句整句的录用；若能以拙著《道德经三解》《庄子三解》为基础而细读精究之，全面知解“道”为何物将不成问题。

二、《庄子》多处讲到修心的功夫，对于决心修道者而言，无疑是上上心法，若能以拙著《庄子三解》为基础而细读精究之、实习坚持之，渐入大道之门将不成问题。

三、《庄子》中多以寓言而喻道，读者须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精神才能破寓识道，以拙著《庄子三解》为基础而细读精究之，恍然大悟不是没有可能。

四、《庄子》中多处用到孔夫子及其弟子的故事，虽不能全部相信真有其事，但所说明的道理却大有教化之功，读者不必非得以考古的心思去考证其事实不可，重在悟出故事中的道理足矣。

五、在《庄子》中，表面上看是尊道而反儒，实际上却是歌道而颂儒。就以表面上的反儒来看，在《庄子》中共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以内篇为主的究竟之说，恢复道心是一种彻底空无的境界，而儒家还保留有仁义的动机，这在佛家则相当于菩萨境界而未达佛境界，要想彻底达到空无境界，就必须放弃仁义思想，所以反儒也。第二种就是外篇第七篇为主的辩证之说，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人的思想变了，变得越来越没有道德了，在三皇五帝时的仁义道德之教化，放到后来的社会就不再适用了，而儒家还在一味地推行仁义的教化，当然就错了，当然也必须改革了，所以反儒也；至于究竟如何改革，按《道德经》中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节及“小国寡民”一节去做也就可以了。第三种就是以外篇中的第一至第四篇为主的狂妄之说，是对儒不懂、对道也不懂的半吊子之说，说得好听点也只是世俗之说或度人之说而已。

六、《庄子》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内篇是道的原理学，外篇是道的讲义学，

杂篇是道的应用学。多有人说,《庄子》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特别是杂篇当是再传弟子所作。若以本人的眼光看,内篇也不一定是庄子所作,而很可能是其弟子的弟子所整理的庄子遗言、遗说。但外篇及杂篇则肯定不是庄子所作,甚至连遗言、遗说都不是,很可能是秦汉或南北朝时的人所伪托,在拙著《庄子三解》中即会随时见到相应的点评。

七、《庄子》应是多人组合所写成,而且每个人的道学水平差别很大,特别是在《外篇》及《杂篇》中还夹杂些邪说邪道的成分,就文章的品质而言,有的篇章之作者似乎连老童生的水平都达不到,在拙著《庄子三解》中也会随时见到相应地点评。

关于《庄子》的各种讲解注释本,市面上所流行的版本及电脑网页上可下载的版本,应有尽有,除了当代大德南怀瑾先生所讲的《庄子内篇》外,几乎都是一个腔调的妄说臆造,除了曲解就是胡说八道;为了驳妄而辅正,故而在《庄子三解》中皆分别给予了适当的批判。

凡国学之书,对现代人而言,都很难看懂;特别是现在的青年人,总想着像读小说一样地三天就能看懂它,这是一般人所绝对办不到的事,所以必须耐下心来,用一年读懂一本的耐性,三年五年下来自然也就全懂了。鉴于此,故而《庄子三解》采用了“字句解”“原文直解”“讲解”的方式而成书,凡有初中文化水平者都能读懂。

《庄子三解》只为欲达仁德者而成书,凡欲学懂国学者,欲参悟大道者,欲修心成就者,欲学得有关知识以尽好教师之职者,欲弘扬中华精神文明者,此书当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包头豫绥闲人

2014. 4. 28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篇 • 逍遥游	/ 1
第一节 鲲鹏之寓	/ 1
第二节 小大之辨	/ 7
第三节 解脱之境界	/ 13
第四节 解脱才逍遥	/ 19
第二篇 • 齐物论	/ 25
第一节 隐机乃是吾丧我	/ 25
第二节 三灾八难咎由自取	/ 30
第三节 道心迷而不失	/ 33
第四节 道用本无是非	/ 39
第五节 万物形异而质同	/ 46
第六节 和之以是非而用寓诸庸	/ 51
第七节 心念有无原是空	/ 57
第八节 知而不用即道心	/ 66

第九节	吊诡之甄不可或缺	/ 71
第十节	万物皆是被动的物化现象	/ 82
第三篇 • 养生主		/ 85
第一节	摄心为戒乃养生主	/ 85
第二节	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是养生	/ 88
第三节	参悟为薪而火传不尽	/ 93
第四篇 • 人间世		/ 97
第一节	内圣才能外王	/ 97
第二节	修中用与用中修的原理	/ 111
第三节	入而不陷方可应身教化	/ 121
第四节	无用之用即是大用	/ 125
第五节	入世难在不知无用之用	/ 131
第五篇 • 德充符		/ 138
第一节	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	/ 138
第二节	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 145
第三节	自己未度而先度他人	/ 150
第四节	才全而德不形	/ 153
第五节	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	/ 160
第六篇 • 大宗师		/ 166
第一节	真人的境界	/ 166
第二节	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	/ 176
第三节	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	/ 184
第四节	安时处顺则哀乐不能入	/ 188



第五节	无为而无不为的入世之道	/ 194
第六节	醒梦一如乃入于寥天一	/ 199
第七节	为而不恃即是学道之师	/ 202
第八节	离形去智则同于大通	/ 205
第九节	命运非父母天地所能造	/ 207
第七篇 • 应帝王		/ 210
第一节	高尚的仁义原是圣心之次	/ 210
第二节	修身功夫的杜善衡之三机	/ 217
第三节	开其兑济其事而道心死	/ 224

第一篇

逍遥游

第一节 鲲鹏之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句解】北冥，通常解为北海。冥，通“溟”，指海。北，《史记·天官书》中说“北者，北方水，太阴之精也”，《河图》中将“天一生水”列于北，也就是“开天辟地的造物之始”。冥，《说文》中说“冥者，幽也”，《尔雅·释言》中说“冥者，幼也”。也就是“混沌不觉之初”。“北冥”合解，“开天辟地的造物之始在混沌不觉之中”。有，由无而生也，也就是无因无由地孕育出。鱼，《说文》中说“鱼者，本作𩺰，水虫也”，也就是潜藏而不被发现的生物。鲲，《玉篇》中说“鲲者，大鱼也”；“昆”加“土”为“坤”，能生子女之母也，“鲲”亦即能生之母也，也就是能自行变化。

【原文直解】开天辟地的造物之始在混沌不觉之中无因无由地孕育出一条潜藏而不被发现的生物，它的名字叫作能自行变化的大鱼。这条鱼的那个大的程度啊，不知道有几千里。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句解】化，《韵会》中说“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也就是在天地之阴阳的运行中无中生有地变化成。鹏，《周礼·秋官郑注》中说“鹏者，天鸟，恶声之鸟也”，《说文》中说“鹏者，不祥之鸟也”，也就是鸣声嘶天嘶地的神鸟。

【原文直解】这条鱼在天地之阴阳的运行中无中生有地变化成了一只鸟，它的名字叫作鸣声嘶天嘶地的大鹏。这只大鹏的背啊，不知道有几千里大。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句解】怒，马之肥壮，其气愤盈曰“怒”，“愤”同“奋”。垂天之云，像天边的云一样地遮天蔽日。垂，通“陲”。海运，大海运动的势能。古人认为，中原四周是八荒，八荒四周是大海。此指天地万物循道而运动的规律而言。则，必然，也就是前因产生后果的作用力。将，下棋中“将军”的“将”，也就是迫使。南，《前汉·律历志》中说“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于物，于

时为夏”，《河图》中将“地二成火”列于南，也就是利于养生安神之所。冥，混沌不觉。南冥，利于养生安神的混沌不觉的境界；诸书通解为“南海”，大错也。天池，“天”者，最高与最初也，“最高”即指佛圣，“最初”即指由此而化出，也就是由凡夫变为佛圣的摇篮，与《西游记》的“化龙池”类似。

【原文直解】它奋而一飞，其翅广大得像天边的云一样地遮天蔽日。这只大鹏鸟啊，在天地万物循道运动之规律的迫使下远徙到了利于养生安神的混沌不觉的境界之中。这个利于养生安神的混沌不觉的境界啊，就是由凡夫变为佛圣的摇篮。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tuán）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句解】《齐谐》，齐国人记载神奇事情的一本书。志怪，专门记载神奇怪离的事情。水击，海水激荡，也就是天地万物循道运动的动力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抟，《说文》中说“抟者，圜也”，也就是以手圜之，也就是自行团绕激荡。扶摇，同“飙”，也就是龙卷风，也就是冲天而起的冲举能量。去，此指大鹏奋举一飞的行为而言。六月，六个月，也就是天地万物循道运动之规律的半个周期。一年十二个月中，自冬至历春到夏至之六个月为阴消阳长乃至阳气充盈的时期，自夏至历秋到冬至之六个月为阳消阴长乃至阴气充盈的时期。息，心力的功用，简译为“生命的活力”。

【原文直解】有一本齐国人留下的名叫《齐谐》的书，书中专门记载神奇怪离的事情。该书中就有一段记载说：大鹏远徙到南冥去的时候，天地万物循道运动的动力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在三千里广阔范围内激荡着，这种巨大的能量自行团绕、激荡而形成龙卷风般的冲天而起的冲举能量，于是大鹏便冲天而起直至九万里的高空了，它这奋举一飞的行为，正好是天地万物所遵循的道之运动规律的半个周期之生命活力的表现。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句解】野马，没有戴笼头的马，引申为自任自性且无所约束，此指鲲化为鹏且远徙南冥的行为而言。尘埃，极细小的物质，也就是道家所说的“五行性”，或佛家所说的“四大种性”。生物，生发万物的功能。相，辅佐。吹，鼓胀，此指生命的活力而言，也就是真空假有地生长壮大。

【原文直解】鲲化为鹏且远徙南冥的行为犹如一匹野马一样的自任自性且无所约束，这完全是“五行性”或“四大种性”之物质元素的参与作用所导致的，之所以在循道而运动的过程中能够生发万物也是由于它们的参与再加上生命



之活力互相辅佐而真空假有地生长壮大所致啊。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句解】天，此指向上看之天空而言。邪，同“耶”。

【原文直解】真空假有的生物现象如同你向上看时所见到的那个天空是苍色一样，难道苍色真是天空的正色吗，那是因为天空非常高远而人没有办法到达那样的高度所产生的幻觉之色啊？如果能够到达天空的极高远处再往下看人所处的空间，也像人往上看天空是苍色一样的情景啊。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ào）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句解】夫，发语之叹词。覆杯水，倒一杯水。坳堂，同“凹塘”，也就是地面上的小洼坑。芥，小草。胶，黏滞在一起。

【原文直解】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啊，那就是水的深度如果不够深的话，如果让它载负一只大船就会浮不起来；譬如将一杯水倒在地面上的一个洼坑里，也只能使芥籽浮起来而已；假如将一只杯子当舟船而放在里面也会与地面黏滞在一起而浮不起来了，这也说明了水浅就不能载负大舟的道理了。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句解】风，此指大鹏奋举时的扶摇之大风而言，也就是大鹏冲天而起的冲举之能量。

【原文直解】同样的道理，大鹏冲天而起的冲举能量如果不深厚的话，那么它载负大鹏的大翅时也就无力托起了。

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è）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句解】在下矣，从下面往上托起。乃今，仍然像当初那样。培，通“凭”。培风，凭借风力。背负青天，背贴着青天。夭，夭折。阏，止。莫之夭阏，没有阻碍。图南，图谋南飞。

【原文直解】之所以大鹏能够奋起一飞九万里，就是因为它具备了奋起一的能量所形成的大风从下往上托起的作用，人也必须在往后的日子里像大鹏当初培养积蓄起奋起一飞的能量那样；当达到了背贴着青天那么高，既不夭折又没有东西能阻止他的时候，而后自然也就实现像大鹏那样进入到由凡夫变为佛圣的摇篮中的愿望了。

【讲解】

《庄子》一开始就讲鲲与鹏的故事，通常的译文也是：“北海里有一条鱼，它

的名字叫作鲲；鲲的体积非常大，不知道它有几千里。鲲变化成一只鸟，它的名字叫作鹏；鹏的脊背非常大，不知它有几千里。当它奋志飞翔时，翅膀就像垂在天边的云。这只鸟，当海水翻腾激荡时，它就向南海飞去。那南海，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池。”

难道《庄子》真的就是在讲故事吗？非也，这是以故事而寓其言也。所寓之言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人一个如何由凡夫变成佛圣的道理。

所谓“北冥有鱼”，绝不是“北海里有一条鱼”那么简单，而是将“鱼”比喻为人内在的一个东西，或叫它“自性”“灵性”“佛性”“道心”等。

这条鱼，在开天辟地时就有了，原本就像“鲲”“鹏”那么大乃至更大，原本就自由自在而可上天可入地，只是被多生累劫以来的虚妄习气给困住了，于是也就整天地为那个虚妄的“我”而忙个不停了，于是也就失去了自由自在了，于是也就不逍遥了，故曰“北冥有鱼”也。这个“北冥”，绝不是什么北海或北冰洋，而是指开天辟地之初的一个幽深莫测的像大海那样无边无际的时空，也就是指开天辟地时就已存在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好像什么也没有，但是在看不见其“有”的深处却有一个潜藏着的生物，这个生物就像海里的一条鱼一样；既然将开天辟地时就有的时空比喻为“海”，所以庄子也就将那个潜藏着的生物叫作“北冥有鱼”也。

人的“灵性”不知在世间生死过多少次，或为人，或为畜，或有形，或无形，其“灵性”一直都没有变过，只是那个“灵性”在形体上的变化而已。“北冥”里的那条鱼也是其形体一直在变，犹如女性动物生子再生孙那样，生了死，再生再死，其“基因”一直在延续。女性为“坤”，此鱼也是“鲲”，故曰“其名为鲲”也。

“鲲”既然比喻为人的“灵性”，由于人的灵性同无量的时空一样大，三千大千世界里都是它，故曰“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虽然人的“灵性”被后天的习气困在了有形的躯体里，但其意识之心也是大得很，恨不得将整个天下都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想重现当初的“灵性”，就必须修正自己的虚妄的意识行为不可，修正的时间久了，积蓄的无为之能量够了，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了，那个潜藏着的“灵性”也就显现出来了，这也就是修行人所说的“见道”了。“见道”距“了道”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故而比喻为“鸟”也，故曰“化而为鸟，其名为鹏”也。“鹏”之“朋”者，“朋比”也，也就是此时由意识与灵性共同用事，故曰“其名为鹏”也。“鹏”比“鲲”还要大得多，故曰“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当人修行所积蓄的能量再大到一定的程度时，其“灵性”就会跃然而起，无量劫以来的往事都能历历在目，无边的烦恼就会悄然消失，故曰“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也。

是怎么飞起来的呢？是“海运”帮它飞起来的。这里的“海运”，并不是指大海之潮，而是指天地之阴阳的运行规律，或者叫它“道”。修行中的心动为之“阳”，修行中的心静为之“阴”，是这个阴阳的运动之“前因”形成了飞起来的“后果”，故曰“是鸟也，海运则将”也。

又飞到何处去呢？“徙于南冥”也。所谓“南冥”，也绝不是“南海”，而是指幽深莫测的利于养生安神的无量时空，是由地升天的大熔炉，是由凡人圣的大摇篮，故曰“南冥者，天池也”。《西游记》里的白马，因其取经有功而到“化龙池”里打了个滚，于是就变成了龙。当人修行到了“修道位”时，就相当于这个“天池”，这正是修道位的境界。

从见道位到修道位，再从修道位到了道位，了道位才真正的成佛圣了。所以，从“北冥有鱼”到“南冥者，天池也”，整个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修道过程。

为增加这个道理的可信度，于是庄子又引用了《齐谐》中的话来做佐证。

以道家的功夫而言，“北冥”就相当于“海底”，也就是“会阴”处；“南冥”就相当于“聚顶”，也就是“百会”处。“海底”的大小有三寸（中医以一指宽为一寸），故曰“水击三千里”也。修行后的生命能，从“海底”沿督脉奋举，经夹脊、玉枕，直达“聚顶”，沿途是九尺，故曰“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也。这个奋举的能量来源于修行者本人的修行成果，也就是说，是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奋举能量，故曰“抟扶摇”也。修道位以前，只是由凡成圣的一半，从修道位到了道位则是由凡成圣的另一半，犹如夏至与冬至之间各占六个月而合成一年一样，故曰“去，以六月息也”。以道家功夫而言，从“会阴”沿督脉上升到“百会”也只是整个功夫的一半，其另一半则是从“百会”沿任脉再下到“会阴”，这也算是“去，以六月为息”吧。

以数理言，“水击三千里”者，《道德经》中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里的“恍兮惚兮”就是相当于“水击”，这里的“象、物、精”就相当于“三千”；《道德经》中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由于“象、物、精”是未生万物之前的初始之“能生”，且此三者是依次相生出来的，故曰“水击三千里”也。“上者九万里”者，《洛书》之数有“九”个，分别代表“五元”与“四物”而独无“十之妄意”，此

“九”者生成即具人初之性也，故曰“上者九万里”也。

庄子将“寓言”讲完了，我们也从其寓言中有所领悟了，于是，他便为我们直接开示修行的原理了。

形成奋举的能量也好，形成躯体的血肉也好，统统都是“五行”或“四大种性”的物质元素所构成，庄子将这些物质元素叫作“尘埃”。这些“尘埃”原本并不会构成能量或躯体，是在心动的基础上由各种因缘共同所形成，故曰“生物以息相吹”也。这些物质元素在构成能量或躯体之前，也是自由自在地到处游离着，犹如一匹没有戴笼头的野马一样无所不去、无所不来，所以庄子称之为“野马”也。以“尘埃”所构成的能量或躯体，是否就永远不会消失了呢？不是。它本来就是随因缘而成，自然也会随因缘而灭，它是用“息”吹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空的，是真空而假有的存在现象。这个“息”，就是我人的生命能，也就是道心的一动与一静，为凡或为圣，形灭或形存，皆由这个“生命能”所左右，故曰“生物以息相吹”也。

不要认为做凡夫不好而做圣人好，也不要认为死了不好而活着好，关键是看你能否从“我见”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关键就在于你是否“逍遥”。若能“逍遥”，则虽死亦生；若不能“逍遥”，则虽生亦死。这就如同我人看天空一样，人人都认为天空是苍蓝色的，其实这是幻觉，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天上看下面，也同样是苍蓝色；也就是说，原本就没有什么上与下或高与低的区别，之所以有着区别，那完全是不真实的妄见。对于做凡与做圣而言，对于生与死而言，又何尝不是幻觉呢！故曰“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也。

既然人困于凡圣与生死的妄见中而不得逍遥，那么人如何才能解脱出来而得大逍遥呢？或者有人也修行了而为什么还未得解脱呢？皆因“其力未充”之故也。庄子首先以水载舟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水能否载舟，决定的原因在于水之大小，小水只能载小舟，大水才能载大舟。像我们这样的大舟，必须有大水才能载得起啊！就像大鹏奋举一样，全凭着大风才能托起其翅膀啊！当我们修行得能量充足之后，也会像大鹏一样的“徙于南冥”，故曰“而后乃今将图南”也。

“道”本来不可言说，但为了度世而又不得不说，于是讲“道”说“法”的各种比喻及寓言也就应运而生了。作为寓言，其故事很容易被人记住，而其深意却被形象化的故事给遮盖住了。比如说地震吧，乡里的许多人都认为，我人所居住的大地由四条大鱼在下面驮着，鱼驮得累了就要翻身动一动，于是也就地震了。不能说乡里人说得不对，庄子的这篇“寓言”不就是说“北冥有鱼”吗？

但是乡里人却说得绝对不正确，地下哪有什么“鱼”啊！且问，许多的乡里人是怎么知道“大地是由大鱼驮着”的呢？原因就是一代一代传说下来的，其源头就是一些文人对寓言不解其真意的妄解。目前书店里出售的《庄子》或《南华经》，大多数仍然是这样的不解寓言之真意的妄解，所以，我们必须从其妄解中解放出来啊！

第二节 小大之辨

蜩（tiáo）与学鸠笑之曰：“我决（xuè）起而飞，抢榆枋（fāng），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句解】蜩，蝉，也叫作知了；寓指光说不干的牛皮匠而言。学鸠，小鸟；寓指读死书的知识分子而言。决起，急起的样子。枋，古书上说的一种树，其木可以做船。

【原文直解】蝉与小鸟对大鹏的奋举行为讥笑说：“我一得意就尾巴一翘也便飞起来了，然后抓紧时间赶快落到或榆树或枋树上，即使当时来不及落在树上也只是被迫落在地面上而已，何必要飞起九万里的高度而到那遥远的南冥去呢？”

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句解】适，到。莽苍，草地。反，通“返”。果然，饱的样子。宿，旧有的，也就是储备。舂粮，一舂的小米；旧时用一杆将小米舂去皮，舂一次约有二三斤，也就是两三天口粮。

【原文直解】飞到草地上去的话，三顿饭的工夫也就飞回来了，肚子当然还是饱饱的了；即使到百里远的地方去的话，也只是储备两三天口粮而已；如果是到千里遥远的地方去，最多也是带上三个月的口粮。

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句解】之二虫，这两只小虫子。知，智慧。不及，达不到，也就是不知道或不懂得。年，年岁，也就是寿命。

【原文直解】像这样的两只小虫子又能懂得什么呢！真是小智慧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大智慧的境界，寿命短的人永远不会知道高寿的奥妙，蜩与学鸠又怎能理解鲲鹏的怒而飞呢？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huì）（gū）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句解】奚，疑问词，此处做“如何”讲。知，知道或懂得，引申为“得出结论”。其然，此指“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而言。朝菌，只

能活一天的菌类。晦朔，月三十为之晦，月十五为之朔。螻蛄，蝉的一种，夏生夏死之虫也。

【原文直解】只能活一天的菌类不懂得一个月中的无月之晦与月满之朔是怎么回事，夏生夏死的蝉不懂得一年中的阳春与秋露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寿命短暂而所知也浅显的实例啊！

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句解】冥灵，木名。椿，椿树。彭祖，寿八百岁的那个彭铿；据当代大德南怀瑾说，彭祖的先人乃是黄帝之孙高阳，在帝啻时，彭祖的先人重黎做过火正之职，住在南方的祝融，后来命他征诛共工，因没有完成任务而受诛，于是便由其弟陆回继承其后，这便是楚人的上古世家；陆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其中第三子便是彭祖。匹，偶合或对比。匹之，希望与彭祖一样的长寿。

【原文直解】楚国的南边有一种树，五百岁才相当于一个春季，五百岁才相当于一个秋季；上古有一种大椿树，八千岁才相当于一个春季，八千岁才相当于一个秋季；然而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却从当时到今天都一直普遍地认为是高寿的典型，而且人人都希望与彭祖一样的长寿，这种高寿的愿望与那“冥灵”“大椿”的长寿相比岂不是值得悲哀的“小知”吗？

汤之问棘也，是已。汤问：“上、下、四方，有极乎？”

【句解】汤，商朝的汤王。棘，即夏革，商汤时贤大夫。

【原文直解】商汤王当时问一个学问高深的名棘的人，也是这个“小与大”的问题。商汤王问：我人所处的这个上、下、四方的空间，是否有个尽头呢？

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句解】无极，没有尽头。穷，追究到无处可究。发，就是生发，此指开天辟地之初而言，也就是有了人我等万物。穷发，如果追究到无处可究之地步的开天辟地之初。通常的解释是“不毛之地”，大不妥也；若解成“不毛之地”，则极易让人理解成冰天雪地的区域，如此则“冥海”也就被当成北冰洋了。北，此指开天辟地之初而言。《河图》将“天一生水”列于北，又叫作“玄”；北有天河，南有天河，所以《老子》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冥海，前文中所说的“北冥”，也就是混沌不觉的境界。修，长。羊角，龙卷风，其风状如



尖头向下的羊角。绝云气，远远地高出了大气层。图南，一直实施着往南飞的举动。

【原文直解】棘回答说：我人所处的这个上、下、四方的空间没有尽头，而没有尽头的外边还是没有尽头。如果追究到无处可究之地步的开天辟地之初，当时也只是一种混沌不觉的境界而已，人们都叫它最初的生发万物的摇篮；在这个摇篮里有一个未被发现的像潜在水下的鱼一样的生物，它的宽广有数千里大，没有人能知道它又有多长，它的名字就叫作能自行变化的大鱼；这条大鱼自行变化成了一只鸟，它的名字就叫作大鹏，大鹏的背像最大的山一样大，它的翅膀一张开就像从天上垂下来的云一样地遮天蔽日，它凭着天地万物循道而运动的动力所自行团绕、激荡成的龙卷风般的冲举能量而一举冲上九万里的高空，远远地高出了大气层之外，背贴着青天，然后一直实施着往南飞的举动，并且终于飞到了利于养生安神的混沌不觉的由凡夫变为佛圣的摇篮中。

斥鷃(yàn)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句解】斥鷃，生活在小泽中的雀鸟。斥，小泽。适，舒适，也就是乐趣。仞，古时的长度单位，一仞等于八尺。辩，通“辨”，区别。

【原文直解】一种小鸟对大鹏的行为讥笑说：“它飞得如此高如此远又有什么乐趣呢？像我这样一跳一纵地飞起来，也不过是几丈高就安全地下来了，如此地翱翔于蓬刺与蒿草之间，这也是飞的大乐趣啊，像它那样地飞法又有什么可舒适的呢？”这就是小智慧与大智慧的区别啊！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

【句解】故夫，所以说啊。知，知识学问。效，效力。官，地方官。比，比较。征，证也，明也。自视，自己认识自己。宋荣子，战国中期的思想家。

【原文直解】所以说啊，一个人的知识学问如果只够效力于一个地方官之职位的能力的话，那么他评价自己的行为时也只会和当地区域的人作比较，一个人的道德境界如果够得上做一个国君的能力的话，那么他评价自己的行为时也只会和一国的人作比较。每一个人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也都是这样跟自己圈里的人相比较啊。然而得道高人宋荣子，却对世人的这些做法报之以可悲地一笑而已。

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jǔ)，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句解】且，“故且”，也就是假使。举世，全世界。劝，勉励。沮，沮丧。定，不动，也就是始终保持。内外，内行与外行。分，分别。内外之分，内心所想的事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辩，通“辨”。荣辱之境，荣耀与耻辱的心理原因。

【原文直解】假使能做到，面对全世界的一致赞誉而不勉励，面对全世界的一致指责而能不沮丧且能改过更新，能够始终保持着内心所想的事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的清醒认识，能够始终正确地分辨出荣耀与耻辱的心理原因，也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句解】彼，此指上述精神境界的人。于世，相对于立身处世的目标。数数然，营求急促的样子。树，树立或建立。

【原文直解】像这种精神境界的人对于世俗的虚名没有急切营求；虽然这种精神境界已属难能可贵，然而仍然还没有树立起人生的大目标来啊。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líng）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

【句解】列子，人名，也就是后面所提到的列御寇，据说是庄子的老师。御风而行，驾着风在空中飞行。泠，清凉。然，自然，也就是自由自在。善，最佳的境界。旬有五日，十五天。福，实现了愿望的那种满意感，也就是成就感。

【原文直解】就拿列子能够驾着风在空中飞行来说吧，在清凉的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行可以说是达到了最佳的境界，一飞就是十五天而后才返回来；像他这样的人相对于最终的成就而言，还不知道差多远啊。

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句解】所待，有所依赖。若夫，假若。乘，顺。天地之正，万物的本性。正，法则，规律。御，顺从。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辩，通“辨”。无穷，没有尽头，也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无量时空。

【原文直解】虽然像他这样已经达到了不用走路的成就，但还是对所借的风有所依赖而已。假若能顺应万物的本性，把握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境界，他还有什么依恃呢？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句解】至人，道家所说的“真人”，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君子”，也就是立身处世的完人。无己，佛家所说的“人无我”，也就是达到了“众生平等”的